

尚永亮

著

诗映 大唐春

唐诗与唐人生活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唐诗与唐人生活

诗映 大唐春



尚永亮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映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 / 尚永亮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5

ISBN 978-7-301-28048-5

I. ①诗… II. ①尚… III. ①唐诗—诗歌史 ②社会生活—史料—中国—唐代 IV. ①I207.209 ②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4348 号

- | | |
|-------|---|
| 书 名 | 诗映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
SHI YING DATANG CHUN |
| 著作责任者 | 尚永亮 著 |
| 责任编辑 | 徐丹丽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8048-5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wsz@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
| 印 刷 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6 开本 27.25 印张 337 千字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68.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录

001	第一讲	唐诗与诗人代群
010	第二讲	代群变化及其特点
020	第三讲	读书人与读书概况
029	第四讲	读书于山林、寺院
038	第五讲	隐者孟浩然
046	第六讲	山水田园间的“隐”“逸”情趣
054	第七讲	王维、孟浩然诗的同与异
062	第八讲	隐逸与终南捷径
073	第九讲	漫游与李白范型
082	第十讲	漫游的地域
089	第十一讲	漫游中的题壁诗
099	第十二讲	漫游中的干谒
105	第十三讲	边塞向往
114	第十四讲	高适与边塞诗
120	第十五讲	岑参的西行与创作

132	第十六讲	科举制度与门类
138	第十七讲	进士的荣耀
145	第十八讲	考试与竞争
151	第十九讲	考生与考官
158	第二十讲	备考与赶考
165	第二十一讲	考场内外
172	第二十二讲	请托之风
179	第二十三讲	行卷之风
188	第二十四讲	行卷样态种种
197	第二十五讲	举子的交游与占卜
203	第二十六讲	放榜后的悲欢
211	第二十七讲	文人入幕
216	第二十八讲	韩愈的幕府经历
223	第二十九讲	府主与文人的双向选择
231	第三十讲	幕府中的才子
237	第三十一讲	从文人到官僚
245	第三十二讲	仕宦追求与林下情趣
254	第三十三讲	文人的党派之争
260	第三十四讲	旷日持久的牛李党争
267	第三十五讲	永贞政潮与甘露之变中的文人

274	第三十六讲	宦海中的文人操守
280	第三十七讲	贬谪生涯与逐臣之诗
291	第三十八讲	初踏贬途
300	第三十九讲	谪居磨难
308	第四十讲	逐臣的三大悲感
317	第四十一讲	逆境中的柳诗艺术
324	第四十二讲	宴集唱和活动
332	第四十三讲	胡舞与剑舞
339	第四十四讲	观舞与听乐
346	第四十五讲	帝王书法及其影响
354	第四十六讲	文人的书法好尚
362	第四十七讲	文人画与题画诗
368	第四十八讲	诗酒情怀
375	第四十九讲	文人的茶趣
382	第五十讲	围棋天地
389	第五十一讲	过节情状
398	第五十二讲	世俗风习与生财之道
404	第五十三讲	文人的婚恋
412	第五十四讲	诗的国度
420	第五十五讲	诗化人生

唐诗与诗人代群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它的疆域非常广阔，政治相对开明，物质、文化也非常发达、丰富。所以，人们常常把唐朝和汉朝并称为“汉唐”。前人有一副对联写得好：“夏雨春云秋夜月，唐诗晋字汉文章。”把唐朝的诗和晋朝的字、汉朝的文章相提并论，而且认为它就像春天的云、夏天的雨和秋天的月色一样是恒久的，是光辉灿烂的。由此可见唐诗的魅力。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的序里将唐诗与楚骚、汉赋、六朝的骈文、宋词、元曲并列，称之为“一代之文学”，可见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一个典型代表。

唐代自公元 618 年立国，到公元 907 年亡国，历时 289 年。当然，这 289 年只是从唐高祖立国算起，到唐哀帝亡国截止。实际上其实存时间还要更长一些。因为有些晚唐的诗人到了五代还在生活，还在创作，如果算上五代的几十年，则为 342 年。人们习惯上把这样一个时间段称为“唐五代”。

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里，历史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我们从唐代历朝帝王的更替，可以概括地了解这些变化，也可以简略地了解各时期诗人的存在情况。



图1 南熏殿旧藏《历代帝王像册》唐高祖像

唐朝的第一个皇帝是唐高祖，下来是太宗，再下来是高宗、中宗、睿宗，当时中宗、睿宗主政的时间比较短，各不足一年，很快就过渡到了武则天时期。武则天之后，中宗复辟。所以中宗、睿宗又各做了一段时间的君主。再下来就过渡到了唐玄宗时期。玄宗之后就是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

昭宗、哀帝。如果把中宗和睿宗两次登基的时间各并为一次，那么整个唐朝是21位皇帝。如果把这21位皇帝按先后次序编成一个口诀，就比较方便记忆了。

这个口诀有三句话：

祖太高中睿武玄
肃代德顺宪穆敬
文武宣懿僖昭哀

这三句话反映了唐朝帝王的一个基本情形。我们要了解某个诗人在什么时期有什么样的活动、进行了什么样的创作，首先要了解他在哪几个帝王的时期生活，而不至于发生朝代的错误。

那么，唐五代这三百余年的时间里总共有多少诗人呢？传统看法

认为有两千四五百位诗人，他们创作了四万六七千首诗作。这个数字的统计不是很准确。据我制作的唐诗数据库的统计，目前了解到的存世诗人和诗作是这样一个情况：诗人 3228 人，诗作 50454 首。应该说，这个数字虽不能完全反映唐朝诗人和诗作的准确情况，但作为一般了解，却是较为可靠的。

同时，以上这三句话，也可以基本概括唐诗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其中第一句话，“祖太高中睿武玄”，大体属于初、盛唐时期。其中玄宗之前都算初唐，历时九十多年。玄宗朝为盛唐的核心期，至于肃宗朝，虽早已不算盛世，但因不少盛唐诗人如杜甫、岑参等人还在世，所以文学史上一般也把它列入盛唐一段。二者相加，约五十年。第二句话，“肃代德顺宪穆敬”，大抵进入了中唐时期。其中除去肃宗一朝，历时六十多年。第三句话，“文武宣懿僖昭哀”，则已属于晚唐时期，历时七十余年。唐代的诗人们，主要就在这四个时间段中生活和创作。而五代，虽然仍有一些诗人在活动，但已是尾声了。

在唐诗发展的初、盛、中、晚各阶段，按诗人的生活年代、创作量及后世推许程度，可以将之大致分为若干代群。其中初唐九十多年间存在两个诗人代群，盛唐一个诗人代群，中唐和晚唐也分别存在两个诗人代群，这样算下来，整个唐朝的诗人就有七个代群了。

第一代群：指活动在太宗贞观到高宗龙朔年间（627—663）的一批诗人，其代表有王绩、李世民、许敬宗、杨师道、上官仪等人。

第二代群：高宗乾封到中宗景龙年间（666—710）的一批诗人，其中骆宾王、卢照邻、杜审言、李峤、王勃、杨炯、崔融、宋之问、沈佺期、陈子昂是其代表。

第三代群：主要活动在玄宗先天到代宗永泰年间（712—766），主要诗人有孟浩然、王昌龄、李颀、高适、王维、李白、崔颢、储光羲、杜甫、岑参等。

第四代群：以代宗大历年间（766—779）为标志，向前向后延展，其中不少诗人在德宗时期还在世。代表诗人有刘长卿、顾况、戴叔伦、韦应物、钱起、朗士元、严维、李益、司空曙、李嘉祐等。

第五代群：德宗贞元到穆宗长庆年间（785—824）的一批诗人，代表人物有孟郊、韩愈、张籍、王建、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贾岛、元稹、李贺等。

第六代群：敬宗宝历到宣宗大中年间（825—859）的一批诗人，姚合、许浑、张祜、温庭筠、陈陶、杜牧、赵嘏、方干、李群玉、李商隐为其代表。

第七代群：主要活动在懿宗大中到哀帝天祐年间（859—907），代表诗人有贯休、罗隐、陆龟蒙、皮日休、韦庄、司空图、韩偓、马戴、杜荀鹤、郑谷。

这七个诗人群及其代表主要是根据什么划分出来的呢？有三个标准：第一，诗人生活的年代；第二，诗人的创作量；第三，诗人被后代人们推许的程度。通过这三点，我们选择了若干重要诗人作为这七个代群的代表。下面我再稍微详细地解说一下这七个代群的创作情形。

经过第一代群的过渡和第二代群“初唐四杰”、沈佺期、宋之问等人的努力，唐诗发展迎来了一个小高潮。第一个诗人群主要是太宗旧臣，活动在贞观年间，到了高宗龙朔年间，他们仍然在诗坛创作。在这个代群里，除了王绩为在野诗人之外，其他的大都是宫廷诗人。宫廷诗人在宫廷里面主要的创作活动就是进行君臣之间的唱和，进行文酒欢会，他们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南朝的一些遗风。又由于宫廷创作圈子比较狭小，他们的视野受到了相当的限制，而南朝的遗风又比较重视对华丽辞藻的追求，所以整个的诗歌风格就显得骨力不振，而只是在形式上展示才华，讲求辞藻。这样一种宫体诗风到了上官仪，形成了非常有名的“上官体”，其主要特点就是这四个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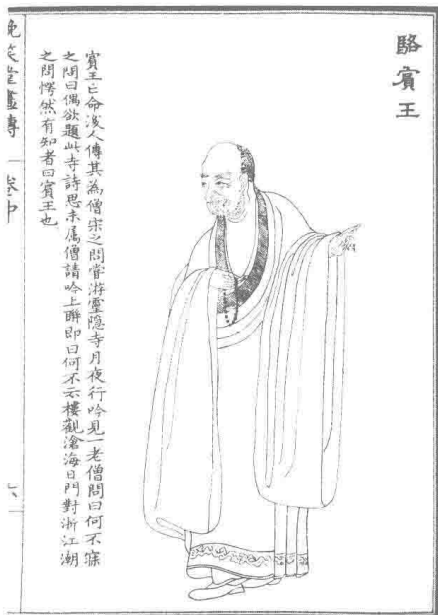


图2 清上官周《晚笑堂画传》绘“初唐四杰”像

“绮、错、婉、媚”。总的说来，这一代群知名的诗人不是很多，同时因为跨越了两朝，使得它内部的结合比较松散，所以只能算过渡性的一个群体。

初唐时期的第二代群，由初唐中后期的“四杰”和沈佺期、宋之问等人构成。这样一个代群比第一代群势力扩大了不少，而且出现了一些创作倾向的冲突和矛盾。“初唐四杰”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王杨卢骆”。这四位诗人非常不满意第一代群那样一种宫廷诗的作法，也不满意于那样一种绮错婉媚、华丽柔弱的诗风，他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历史上诗歌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建安诗歌。而建安诗歌的代表性特征就是风骨刚健，所以“初唐四杰”热切地呼唤建安风骨，他们希望用建安的风骨来充实自己作品的内在力度，给它们增加一些刚健之气。在创作上，他们的视野也比宫廷诗人开阔了很多：不仅描写市井生活，而且把眼光放到了大漠边关，以前诗人们不写或者很少写的一些题材，都进入了他们的笔下。比如骆宾王的《帝京篇》、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都是描写长安各色人等的生活场景的，真实、形象、鲜活。闻一多曾对《长安古意》给予了极高的赞赏，认为它宛如一声霹雳，在痛苦中夹杂着战栗，给人一种警醒。

这个时期还有一位诗人，他在创作方向上的要求和“初唐四杰”方向一致，而且影响更大，这就是著名的陈子昂。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里，明确地提出了两个主张：一是呼唤建安风骨，二是要求诗歌有“兴寄”。所谓兴寄，就是有比兴，有寄托，要将充实的社会内容和真实的思想感情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去。若作一比较，前一代群注重形式、辞藻，后一代群注重真情实感；前者的诗风是绮错婉媚，后者的诗风是骨力刚健。这样一来，唐诗就从浮泛走向了充实，从单一走向了多元，从狭小走向了阔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还有一批诗人，其代表人物是沈佺期、宋之问等宫廷诗人。一方面，他们基本上还是坚守着原有的宫廷阵地，诗歌在思想内容上没有多少可取的东西。但另一方面，这批诗人在诗歌形式、格律方面却有着非常大的贡献。我们知道，初唐诗歌已经进入了格律化的时期，这种格律化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齐代的永明年间，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永明体”。“永明体”经过了长时段的发展，到了初唐，特别是到了沈佺期、宋之问手里，就实现了几个大的变化，一是四声开始二元化，二是黏式律已经形成，三是属对方面也出现了更细密的分类。

四声二元化反映了格律诗创作从繁到简的一种趋势。以前作诗“平、上、去、入”各自分开，上声、去声、入声彼此独立，互不统属，现在到了沈、宋这里，作诗只分“平”和“仄”两个部类，“上、去、入”全部归于“仄”声。这样一来，作诗就大大简便了。

黏式律是唐人发明的一种格律诗创作法则。以前作诗，一联之内的两句虽是平仄相对的，但联与联之间却往往出现问题，下一联只是上一联的简单重复。黏式律的发现，使得下联出句的平仄与上联对句的平仄大体相同，由此构成一个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属对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诗人们在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等专门探讨格律诗创作专书的基础上，进行各种属对实践，除以前的双声对、叠韵对、的名对、异类对、回文对外，还添加了流水对、隔句对等属对技巧，并使得律诗中间两联的对仗形成一种规律。

如果说，在诗歌格律化方面，上官仪、元兢等人更多地从理论方面加以探讨，那么，沈佺期、宋之问等人便主要将这些理论进行了创作上的实践，并使五言律、七言律得到了大体的定型。所以，文学史

上一提起格律诗的定型，习惯上把它归功于沈、宋，应该是有道理的。

以上两个创作倾向不同的诗人群体，也就是陈子昂等与沈、宋，虽然有矛盾，但是他们之间又有交游，其中有些人之间还有着比较好的关系。应该说，是这两个群体的合力推动了初唐诗的发展。更何况，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两篇非常有名的作品。一篇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首诗，诗情之畅达、意境之优美、意义之精警，可以说都是前无古人的。这首诗一开始就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描写了一个明月初升、江潮涌动、江海相连、月光千里的阔大景象，令人于静穆中感到大自然的美丽和伟大。接着发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样一种疑问，带有少年人的童真，夹杂着些许神秘，既是对外在自然观察后的疑惑，又是对人生、生命饱含哲理的叩问。它将短暂的人生与永恒的宇宙相比照，表现出不无伤感的心灵颤动，给读者以强烈的触发。闻一多把这首诗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认为这样的诗作内涵着深刻的宇宙意识。

与张若虚同时的刘希夷，写了一篇《代悲白头翁》。诗写得也非常好，其中有几句尤其动人，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些诗句，杜绝了外在色相的描绘，直接由物到人，由观察到思考，展示了人的生命在自然外物的比照下，变化是何等迅捷；它借助“落花”这美好物象的陨落，深刻表现了时间对生命的销蚀力和破坏性。由于这些诗句流转畅达，含意惊警，所以极具影响力，也预示了一种新的创作方向。

这是几种不同类型的诗人，在这样一些诗人的合力之下，初唐诗的第二代群形成了一个创作上的小高潮。而正是这个小高潮的积聚，为盛唐大高潮的到来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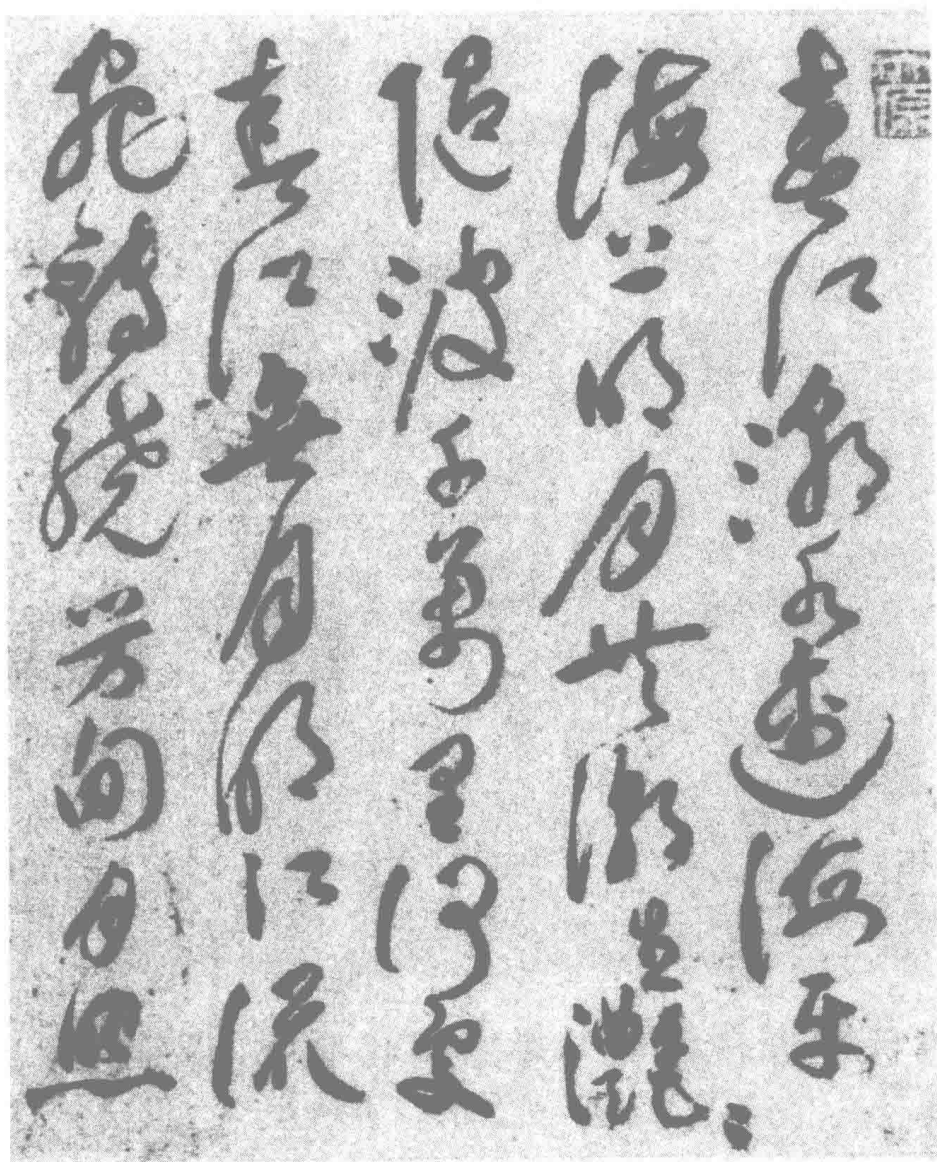


图3 明祝允明草书《春江花月夜》(局部)

第二讲

代群变化及其特点

到了盛唐时期，便进入了第三代群。这一代群，大家非常熟悉，多是一些超一流的大家，是当时诗歌领地的巨星。像“李杜”“王孟”“高岑”等等这样一些在后世如雷贯耳的名字，都出现在这个时期。

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第三代群诗人，在创作中声律、风骨兼备，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唐玄宗年间，政治比较开明，国力空前强盛，国家的疆域也非常广阔。受时代风潮的浸染，盛唐诗人大都都走出了家门，踏上了漫游的旅途。他们仗剑去国、纵横干谒，或者寄情于大漠，或者优游于田园，挥洒出了一份空前的自信和自傲。在诗歌创作上，则主要体现为两种主导性的风格，或雄浑悲壮，或闲逸自然，兼得于风骨声韵之美。在这样一个代群里，他们的创作数量非常丰盛，而且创作质量一流。

代群中最为著名的诗人是李白和杜甫。李白以浪漫、自信、豪放的情怀创作出了大量容纳自由心灵，或飘逸洒脱或大气磅礴的歌行体诗作，而杜甫则倾注全力于格律诗的创作，特别是在七言律诗的创作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律诗在杜甫手里运用自如，营造出一个个高妙的境界，以至于盛唐的诗歌评论家殷璠在他的《河岳英灵集》的序



图4 清王时敏《杜甫诗意图》（“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